

李诗学 著

国家财富

一场捍卫国家财富的战争

① 中国工人出版社

李诗学 著

国家财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财富/李诗学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008-4322-1

I. 国…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294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120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82075934 (编辑室)

发行热线: (010) 62045450 62005042 (传真)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 450 千字

印 张: 22.5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001

站在黄维德面前的王文光,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同,平时再怎么窘迫,他还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今天的他,头发蓬乱像野草,眼神愤怒像野兽,猛一见能吓人一激灵……

第二章 012

突然间,屋子震动了一下,沉闷的轰隆声从脚下地层深处响起,几乎同时,房子倾斜、坍塌了。一片幕墙似的灰土被强大的气流吹起,向天空升腾,女人的惨叫、孩子们惊恐的哭声夹杂着老人们含混无力的哀叫,乱了套……

第三章 023

黄矿长猛地蹿到保险柜前,打开柜门,慌乱地向外扒拉东西,取出一只文件夹,又从沙发底下踢出一只搪瓷洗脸盆,抖出文件夹里的一沓纸和票据,掏出打火机准备烧掉。这时,办公室的门被人从外面打开了,两位神色威严的人闯了进来……

第四章 035

房门被敲了几下,徐丽洁神情顿时紧张。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为此,她从来不让任何男人进她的门。她放下碗筷,走到门后,小心地问:“谁呀?”……

第五章 044

宋黎明转向陈鹏,表情严肃地要求他今天下午就要出一个告示,今天晚饭开始,任何人不许签单吃饭!一律现金结账!凡是当班的干部不许喝酒。另外,会同财务处,把这个食堂的账封存备查,谁敢在这里头给自己做手脚,那他的小日子就算过到头儿了!……

第六章 055

石窝村的农民们又来到矿区闹事儿,为了治一治宋黎明的“嚣张气焰”,四位副职将事情推给宋黎明准备看他的笑话,却不想因此掀起了一场风波……

第七章 066

魏胜利听出来唐天林的意思是要把宋黎明扯下来,如果直接反驳他的话,会让人觉得自己比较偏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看宋黎明怎么来收场这件事……

第八章 082

宋黎明现在并没有多少心思跟古振东绕弯子。他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天来就是要把王文光接回去的,可王文光是古振东费尽心血挖来的“宝贝”,古

振东能由得他说接走就接走？……

第九章 102

宋黎明和王文光等人一起调查石窝村塌陷的情况，发现竟是北镇小煤窑盗挖了煤柱，造成了地面塌陷。北镇矿无法无天，后面没有人保护他敢吗？这顶保护伞是谁提供的？一妇女来到矿上哭坐着跟人讨要自己失去联系的丈夫，矿下竟然挖出了一具尸体……

第十章 115

那份恶人先告状性的情况汇报赵昆已经向省政府有关部门递交了。该托的关系、该送的礼品和红包都已经送了出去。总体上看，那些老领导都还是很给面子。现如今，只剩一个人还没有走访，而这人恰恰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他就是分管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副省长李崇善……

第十一章 132

吴顺气不太敢要这份钱，他担心这些打手背地里对刘广德下黑手。其他人也纷纷提醒刘广德要多加小心。但刘广德还是把钱塞给了吴顺气，对于那群古振东的走狗，他根本没有放在眼里……

第十二章 150

为完成魏胜利交给的任务，宋黎明立即给销售科下了死命令。外销全停，但在查看调运的时候却得知顾副矿长给一家所谓老客户的公司批了条子……

第十三章 165

大家很快就得到通知，宋矿长要请洗澡。副矿长们都乐了，也都很惊奇，原来矿长还有进洗浴中心蒸桑拿的嗜好！他们觉得宋黎明今天的举动没准多一半是想主动伸出橄榄枝，希望通过这次洗澡和几人把关系拉近一点，化解矛盾……

第十四章 178

形势紧急，但是古振东却比任何人都冷静，他心里非常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此时稳住民心比救人更重要。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事情抖搂出去，人死了就是几个钱而已，但是事情传出去了什么就都完了……

第十五章 194

刘妻拉着车，艰难地行走在一段坡路上不时地停下来喘息，回身察看一下丈夫的情况。她看到刘广德的可怕样子，心急如焚。现在古振东已经认定刘广德在矿难中死了，也往上报了，还给了五万块钱赔偿金。现在刘广德又活了，她不敢想

象古振东会怎么对付他们！……

第十六章 209

唐天林果断地挂断了电话，手忙脚乱地把几份文件和手机、钥匙等物塞进皮包，快步走出办公室。只要文件还没下来，他就还有机会。等了那么多年，唐天林不甘心就这样败下阵来，他要做最后的反击……

第十七章 225

林正吾此刻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这些人就像吸血的寄生虫一样一点一点偷取着国家的财富，刚才听到的那些勾当让他愤怒至极。林正吾站起来，拉开房门，快步走出了包间……

第十八章 239

赵昆坐在办公桌后，巨大的皮转椅几乎把他的身躯吞没了。他微闭双眼仰在靠背上，神情很是惬意。做了代县长之后，他搬进了之前王县长的办公室。为了避免晦气，赵昆让人把办公室里所有的东西都换成新的。这个所谓的前任如今已经难逃牢狱之灾……

第十九章 256

综采队有 28 人正在事故巷道里作业，掘进队、开拓队和维护队有七八个人分散井下，多半在靠近窝头处。另外还有三名瓦检员下落不明。这些都是与宋黎明亲如手足的兄弟，他的心头掠过死亡的黑影……

第二十章 268

张耀坤抱起孩子，放到床前，又一只手把徐丽洁抱了起来，一边叫她的名字，一边摸摸她的额头，徐丽洁已经完全陷入昏厥了，额头烫得吓人，怎么叫也叫不醒……

第二十一章 276

检查团是由赵昆带来的。他们一进入矿区后就埋头研究，不吃饭、不住宿，连面都没跟宋黎明见，十天之后，一份厚厚的检查报告和一纸一百万人民币的罚单，放在了宋黎明的办公桌上……

第二十二章 285

宋黎明这下可奇怪了。关心职工生活的事，他以前不是没做过，可是最近这段时间问题不断，他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和大家在一起了，这刚回来，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被表扬了一大通。大家这是谢什么呢？……

第二十三章 294

宋黎明眼前,闪过无数一边欢笑一边流泪的脸,可是他一个也没看清楚;每个人都用了全身的力气来拥抱他,可是他的身体麻麻的,什么也感觉不到;每个人都大声地在他耳边喊着什么,可他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第二十四章 304

宋黎明没想到一直和自己在思想问题上看法一致的哥哥,这次会做出这样出乎他意料的判断。宋黎明的心是坚定的,但他也似乎觉察到了自己隐约的不安……

第二十五章 314

会议室里的温度仿佛骤然下降了,大家都没有说话,只剩下哗啦哗啦翻阅报告的声音,刚开始还有几处议论的声音,后来也都消失了,大家都意识到,报告上所反映的这些内容,根本就像当面扇了李崇善几个大耳光……

第二十六章 322

在焦灼不安中,古振东咬着牙,死死盯着电话机,把自己憋得连气都喘不匀了,突然间,电话响了,古振东扑了过去,听筒里终于传来了自己最想听到的消息……

第二十七章 331

老妈妈一进屋就飞似的围着李洁思转起来,先是给她打水洗脸,又忙着端茶倒水,拿点心,拿糖,可忙归忙,老妈妈却一点不耽误地又把李洁思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看了几遍,真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乐!……

第二十八章 337

宋黎明确实在计划着一件大事,在连续奔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深刻地发现他自己的能力确实远不足以满足这件事情的要求。他忽然想到了李洁思,到现在自己还不知道她是怎样出其不意地攻克了尼玛妈妈的防线,如果她在这里,应该会有很大帮助……

第二十九章 346

宋黎明的一番话字字铿锵,发自肺腑,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决心所感染。人们纷纷发言,表示支持改革意见,集团公司的领导们也普遍达成共识,改革势在必行,不改则无以立足。但是对于改革的力度,大家也有自己的看法……

忠诚是一种品质(代后记) 352

第一章

墙上，时针指向凌晨四点整。

窗外，如墨的夜色被水色的曙光渐渐冲淡、稀释，只剩下淡淡的雾气，掩映着这座尚未展眸的城市。

这间办公室的主人，骄阳矿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宋黎明，正歪倒在会客用的沙发上，鼾声一声高过一声。

他是从最底层的矿工做起，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吃过苦的人通常都不会对环境过于挑剔，吃啥都吃得下，睡哪都睡得着。类似这种工作到深夜然后在办公室睡一觉的情况，对他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虽然沙发并不算十分舒服，也总能无梦到天明。

今天却是例外。此刻他正纠缠在一个十分逼真的梦境里。

三个男人，四周一片黑暗。

“李大哥，他们真的会找到我们吗？”

“一定会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抢险队不可能扔下我们不管，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保存体力，减少消耗，一定要等到重见天日。”

“唉，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工友被埋……”

“胜利，现在想那些也没有用，管好自己吧。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事故伤亡人数就能少三个。”

“李清、襄垣，你们说，为什么煤矿总有这么多事故？”

久久的沉默。

“胜利、李大哥，不瞒你说，我本来想，死也不能让黎明再走我这条路了，说不定哪天就被埋了，可是经过这次的事，我打算让他考矿业大学，将来当上领导，一定要把安全生产给搞好。”

“正好，让我家崇善和黎明一起去。”

“这两个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都是好苗子，将来肯定都有出息。”

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激动起来。

“胜利、李大哥，如果……如果我有个好歹，黎明他们娘俩就交给你们了。”

“襄垣，别说丧气话。”

“你们答应我，答应我，啊？”

“好。”

“行。不过，如果是我……那啥，也拜托你们给我管好崇善，也不一定要多出息，只要不走歪路……”

话没说完，突然一阵可怕的折断声传入三人耳中。

“不好，这边要塌……”反应最快的李清一手拉住一个伙伴，“快往回跑……”

“前面也要塌了……快……”

“记住，记住刚才说过的话……”

“爹……”宋黎明翻了个身，眼角隐现泪光。

“不好啦……冒顶了，红岗矿冒顶了……”

狂乱而粗暴的敲门声，惊醒了宋黎明，他揉了揉眼，几乎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红岗矿冒顶啦……宋总，宋总，快……”

这不是梦！

他大步走到门口，拉开了门。

“宋总……他们说你家没人，我就说你在这……”

宋黎明摆摆手，打断了他。

“别说这些没用的，现在到底什么情况？是哪个井出了事？困了多少人？”

“不知道，黄矿长只是说让您赶快派抢险队去，越快越好，晚了就要出人命啦……”

“……”宋黎明低声骂了一句，“通知江队长了吗？”

“抢险队已在集合，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走，出发！”

“这……宋总，宋总……等等我……”

秘书小刘追着大步流星的宋黎明，朝走廊尽头的电梯跑去。

一夜未眠的王文光直挺挺地坐在父亲的床前，虽然晨光已经透过窗帘洒进了病房，但他还是觉得眼前一片黑暗。

“查房了。”

身后的门被推开了，一位大夫走了进来。

“46床家属，你考虑得怎么样了？手术做还是不做？”

王文光眼神呆滞，恍若未闻。

“喂，你……”

医生伸手碰了他一下，突然他整个人崩溃般的跪倒在医生面前。

“医生，我求你，帮我想想办法……我凑不够三十万的手术费，可我这个做儿子的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老人……”

他沉痛地哭泣着。

医生见过不少这种情况，并不十分意外。

“你起来，你起来，别这样……你这样我也帮不了你……”

“医生，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只要能救我父亲，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病房的门外，站着两名不速之客，他们听到王文光这句话，乐得只差击掌相贺。

“要的就是他这句话。”

“老板这下可真称心如意了，哎，看来还真没有什么钱买不到的。”

“走，回去领赏去。”

这时，王文光已经在医生的劝说下站了起来。

“其实呢，我也挺同情你父亲的，可是你也得替医院想想，这个手术不是一般的手术，抛开人力成本不说，光那个进口支架，进价就要二十万，你没钱却一定要手术，总不能让医院替你出吧……”

“我……”

这时，他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王文光摸出电话，一看来电号码，神色紧张起来。

“喂？我是王文光。是不是出事了？”

“是，王科长，是出事了，13号井冒顶了！”

他脑中轰的一声，失控地对着电话大吼起来：“不是告诉过你们，不做支护不能推进吗？为什么不听我的？为什么？”

“是黄矿长他，他说……”

“这个姓黄的，不拿矿工的命当命啊！现在找我还有狗屁用……赶快报告集团公司宋总，让他派抢险队，快呀……”

医生惊奇地发现，这个至孝的儿子，这个囊中羞涩的家属，居然也有凛凛生威的一面，真是人不可貌相啊。

“李总，早上冷，你把车窗摇上吧。”

司机转过头来关心地说。

“不，谢谢，我喜欢早上的空气，满嘴都是草香。”

女乘客说完便做了几次深呼吸，熬夜的疲惫神奇地消失了，美丽的眼睛重新焕发出熠熠神采。

“薛师傅，我不回家了。”

“啊？”

“我现在不困了，麻烦你送我去省图书馆，我想查点数据。”

“可是您已经连续工作二十多个小时了……”

“没关系，别担心，我还不老。”

她和司机一起笑了起来。

“那我们就在前面路口掉头吧。”

车中这位女子叫李洁思，即使以苛刻的标准来看，也绝对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经济管理人才，以美国名校博士的学历，她曾经被美国、香港多家跨国公司争相招揽，开出的年薪都是天文数字，但她一一谢绝了，最后接受了省政府金融顾问组专家的聘书，一年后又兼任省证券公司副总经理。很快，这位才貌双全、思维

敏捷兼具一副伶牙俐齿的女副总，成了证券公司一道独特的风景。

“不好！”

司机小王的一声大叫，伴随着紧急刹车，惊醒了沉思中的宋黎明。

“发生什么事了？”

“宋总，”司机满脸内疚，“我心里着急，开猛了点儿，把人家一辆掉头的车给刮了。”

“你……说你什么好呢？这么紧急的时候你还添乱！”宋黎明朝窗外看去，“对方下来了，快去说几句好话，解释解释，他们的车应该没大事，就放我们走吧。”

“你要去抢险？”没想到薛师傅压根不吃这套，“我还去救灾呢。少跟我这打马虎眼，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

“那，那您到底要怎样才放我走呢？”小王急得满头大汗。

“走？别急着走啊，等交警同志来了再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你，大清早的开车开这么猛，这回没伤着人，要是伤着人，我看你拿什么来赔。”

“什么？还要等交警来？”

小王愁眉苦脸地回过头喊：“宋总，您来替我解释一下吧。”

李洁思看见一个三四十岁、身材高大的男人朝他们的车子走过来。

“对不起，师傅，”他的相貌坚毅，说起话来却很和蔼，“刚才的事责任在我们，我们理应跟您道歉。不过，我们现在要去执行一项矿山抢险任务，多耽搁一分钟，就可能多一份损失……所以别的事能不能等到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再说？我保证我说的都是实情，您看，这是我的证件。”

薛师傅接过证件一看，愣了愣。

“哟，还真是矿业集团的……看来抢险也是真的，那你们快走吧，晚了追不上车队了。”

“谢谢您师傅。小王，快把电话写给人家，如果需要赔偿什么的，等过了今天给我打电话，我们一定尽力配合。”

“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薛师傅回到车上还在感慨。

“一个当官的亲自去抢险，”他发动了车子，“这就是境界。李总，您说对不？”

“我说，”李洁思蹙着眉，目送宋黎明的车飞快地驶离，“要是能不出事故，不用抢险，那才最好。可现在的煤矿不管大小、不分公私，全都要产量，讲速度，忽视安全生产，这个隐患不可谓不严重啊……”

“嗨，对了，他也是个副总，李总。您能不能给我解释解释，你们两个副总，哪个官比较大？”

“他在能源行业，我在金融行业，没法比较啊薛师傅。”李洁思笑了。

山坡下，石砌拱顶的巨大井口外挤满了各种车辆和人群，救护车顶灯光闪

烁,抢险队员正在忙碌。

人群中议论纷纷。

“昨天开始我这眼皮子就跳,果不其然,出事了。”

“少迷信了,你们还不知道吧,这回冒顶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液压支架不够用了,按规定必须做好支护才能掘进,可咱们黄大矿长说没事,不让停。这不,冒了!”

“我也听说了,安技科王科长为这事还跟黄大矿长吵了一架。没用,一个矿长,一个科长,你说谁说了算?”

“唉!有这个姓黄的在,红岗矿就好不了!他来了才几年啊,一个大矿让他折腾得工资都发不出来了。”

正说着,有人喊:“出来了!快看,出来了!”

人群向井口涌去。

井口处,一些浑身泥水、煤灰的工人被抢险队员搀扶着陆续走出。他们的脸色虽然憔悴,却掩饰不住劫后余生的喜悦。有几个体力不错的,连搀都不让人搀,一边走一边兴奋地朝人群挥手。

人群中有个年轻媳妇忍不住喜极而泣。这哭声好像会传染似的,好几个大嫂、大婶都抹起了眼泪儿。

“别哭了,人回来了还哭啥?……应该高兴才对!”旁边的人好意规劝,但她们却哭得更厉害了。

这时,同样一身泥水、疲惫虚弱的宋黎明刚走出井口。他看见这景象,若有所思地停住了脚步。

“那些婆娘,就知道嚎。”不知哪个年轻后生不耐烦地骂了一句。

宋黎明摇了摇头。自从嫁给矿工的那一天起,她们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担心;事故像悬在头顶的利剑,不知道会不会落下,不知道哪天会落下。这次躲过了,也许应该庆幸,可想起没有安全感的未来,却更是悲从中来。

“做矿工的老婆,不容易啊。”他轻声感慨道。

不远处,黄矿长拿着个扩音器叫喊着:“职工同志们!家属同志们!请大家放心吧,井下塌方并不严重,在集团公司宋总的亲自指挥下,堵在井下的人全部安全救出,安全救出!”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黄矿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欢呼是冲着他来的,忘形地挥着双手回应着。

宋黎明偏过头扫了他一眼,低声吩咐身后的队长:“把巷道处理一下就撤,我在骄阳公路上等你们。”

“是!”

宋黎明径直朝一辆越野车走过去。

“宋总!宋总!”黄矿长一眼看见了他,提着喇叭跑过来,“宋总,我还说您怎么不见了呢……怎么?这就要走?宋总,您为了我们矿上的事累成这样,不吃点东西再走让我这心里怎么过意得去。我已经吩咐下去了,食堂专门为您准备

了……”

宋黎明看都没看他一眼，拉开车门上了车。

黄矿长脸上献媚的笑容变得惶恐不安，他也不顾别人的注目，扒住车窗使劲探进头去：“宋总，我知道，出事了您生气，这都是我的错，我做深刻检查，深刻检查，您一定要相信我……”

宋黎明发动了车子，冷哼一声：“我相信你？……你问问矿上的工人，还有他们的老婆家人，相信不相信你！走，让开！”

越野车迅速驶出了人们的视线。黄矿长在路边呆立了许久，突然想起什么，转身朝办公楼跑去……

在挂着“矿长办公室”烫金门牌的办公室门口，黄维德却遇到了一位他最不愿见到的人——王文光。

他担任矿长这几年来，王文光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找他的麻烦，一会儿是劳保用品数量不够，一会儿是井下通风设备坏了，就连夏天食堂的绿豆汤里有死苍蝇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也要跑到他办公室来嚷嚷一通，还振振有词地说什么工人喝了不干净的绿豆汤，如果在井下突发肠道疾病会影响生产安全什么的……一开始，他还摆出认真听取意见的架势，偶尔还鼓励他几句责任心强什么的。谁知道这小子不识好歹，听了几句好话，居然自以为是个人物，提出的意见越来越尖锐，脾气越来越大。终于在一次关于他小舅子采购劣质防水材料的对话后，两人爆发了压抑许久的争吵，他拍着桌子，告诉王文光不想干就别干了，王文光也不含糊，掏出工作证往地上一摔，摔门而去。

好啊，他心里暗暗高兴，你走了我放鞭炮送你，可是没想到等了几天，王文光的辞职报告还是没有来，找人事部一问，这家伙补办了一张工作证，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以后该找他还找他，该吵架还吵架。

他也曾找人旁敲侧击地问他，为什么说了话不算赖着不走，王文光的回答是，我拍屁股走人容易，可是如果我走以后，矿上老爷们儿的安全更没有保障，那我走就是对不起他们。

好嘛，还真把自己当根葱了。

他在心里给王文光定了个性——典型的知识分子，自命清高，死脑筋。其实安技科科长这个位置，坐好了完全可以肥得流油，他倒好，穷得叮当响，还是死活不肯沾一点儿荤。

不过站在他面前的王文光，似乎和平时有些不同，平时再怎么窘迫，他还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今天的他，头发蓬乱像野草，眼神愤怒像野兽，猛一见能吓人一激灵。

“喂，你……你这是怎么了？要吃人似的。”

“要是吃人不犯法，我第一个吃了你！黄维德，我真不知道你有没有人心，为了进度，为了效益，你就可以不把矿工的命当命吗？”

“你少冲我发火，你以为我愿意出事故，出了事故挨批的还不是我？”黄矿长掏出钥匙打开了门。

王文光不依不饶地跟了进来：“要是早听我的建议，等支架架好了再掘进，今天的冒顶根本不会发生。”

“要是都听你的，这里不安全那里有隐患，矿上早停产了。你让几万人喝西北风去？”

“你少偷换概念，安全生产不等于停产……”

“好了好了，还没完了。出去出去，我要打个电话。”

“黄矿长，我……”

王文光突然收敛了刚才的锋芒，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说话也吞吞吐吐起来。

“有屁快放，别磨磨叽叽的。”黄矿长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一手已经拿起了电话。

“我爹……”

“你爹？你爹怎么了？”

“我爹的心脏病，医生说不做手术的话……”

黄矿长心里有数了，他放下了电话。

“你是说……”

“我想向矿上借三十万。”王文光鼓起了勇气，冲口而出，“黄矿长，请你帮我这一回吧，我但凡还有别的路走，绝对没脸开这个口。但我实在是……实在是……”

黄矿长端起茶杯，揭开盖细细吹着。

“我爱莫能助啊，没有这个先例。再说矿上也拿不出这么多钱，你没看见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吗？”

“黄矿长，我问过方副矿长，他说如果您点头的话，就能……”

“老方这个人说话不负责任，我点头有用吗？我能给你变出钱来？”

王文光双手握拳，指甲陷进了肉里。

“黄矿长，我王文光就求你这一回。”

“我已经说过了，求我是没有用的，说句话你可能不爱听，这有钱啊没钱啊活得长啊活得短啊，其实都是命中早就注定了的，还是顺应天意早做打算吧……”

王文光没等他说完，扭头就走。

看着对手怆然的背影，黄维德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和我作对？现在知道不能得罪我了吧？可惜啊，晚了。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他一看来电码，表情马上转为诚惶诚恐。

“唐总……是，我是老黄。说来真巧，我刚回到办公室，正准备向您汇报呢……是好消息，人都救出来了，没什么事……”

“没伤着人就好，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电话的另一头是骄阳集团另一位副总唐天林，他的年纪比宋黎明要大许多，皮肤显得有些松弛黯淡。

“你呀，好歹也注意点，别老给我这捅娄子。”

“是，是，唐总，我以后一定注意。哎，不过唐总……”

“怎么了？”

“我今天挨骂了。”黄矿长的声音里面满是委屈。

“挨骂？谁骂你了？”

“宋黎明，宋总啊！当着那么多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留啊，您说他这是要干吗？是不是……”

“老黄，你不要瞎猜，宋黎明是分管安全、生产的副总，你那儿出了事故，他能不着急上火吗？按他那副大炮脾气，没揍你几拳你就算运气好了。”

“唐总，您是没看见刚才的情况，他是真生气了。唐总，谁都知道宋黎明和魏老板是什么关系。他姓宋的如果想把我拿下，朝魏老板一努嘴，我就回家抱孩子去了。”

唐天林另一只手中握着的笔不觉掉在桌下。

“老黄！你胡说什么呀！魏老总德高望重，在全国煤炭行业也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不会听人随便说几句，就拿你怎么样的。”

“唐总，您这么说我多少踏实点了。不管怎么说，我是您一手提拔起来的，我的事您得多操点儿心。”

唐天林笑了，被人仰仗的感觉还是蛮好的，“老黄，你看你，哈哈……你还跟我要上赖皮了……”

“谁让您那么平易近人呢。唐总，现在像您这样体恤下属的领导可太少了。那个宋黎明，简直是个金刚……”

内线电话嘟了一声，唐天林看了看表。

“不说了，魏总叫我开会了。”

黄矿长的声音又紧张起来：“是不是说我们矿的事？”

“八成是，不过你放心，我会替你向魏总解释的。”

“唐总，全拜托您了。”

一片翠绿的松区掩映着一座陵园。宋黎明驾车驶来，停在陵园大门外。他一身烟熏火燎、煤灰泥浆结成硬壳的工装以及疲惫的神态与他驾驶的干净整洁的“陆地巡洋舰”越野车极不相称，引来几个扫墓人的注目。他没有理会这些，从后座上扯出一只背包挎在肩上，走进陵园。

在陵园中心，有两块并肩而立的墓碑，简单的样式，铁灰的颜色，十几年的风霜并没有在上面留下什么痕迹。它们就像两个钢铁般的汉子，互相搀扶着立在高处，满眼慈祥，俯视人间。

其中一块墓碑上镌刻着“父亲大人宋襄垣之墓 儿宋黎明侄李崇善立”。

另一块墓碑上的字样是“父亲大人李清之墓 儿李崇善侄宋黎明立”。

宋黎明凝视良久，慢慢蹲下，从背包里抽出两只盛满清水的大可乐瓶子。他用手掬着水，先洒在李清的墓碑上，一边用手搓洗碑面，一边很自然地对着墓碑说起话来，“李伯伯，我大哥在北京上党校，今天我替他来看您了。大哥比我有出息得多，听说从中央党校回来要再往上提一提，提到什么位置……我不跟您说，让大哥回来自己说吧。”

接着他又开始清洗父亲的墓碑，“爸爸，魏伯伯最近身体不好，我没让他来。我老妈身体还行，就是……嗨！可能人老了都这样，不能想过去的事，想起来就抹眼泪。我和崇善大哥都忙，回不了家，我们这心老是悬着的。我们商量给老妈请个保姆，不成，妈不要，还差点给我和大哥一人一笊帚疙瘩。幸亏我大嫂三天两头回来，我们才放心了。可以以后怎么办？唉，等大哥回来再说吧。”

两瓶水用完，宋黎明伸了伸腰，又盘腿坐下，从背包里掏出两盒中华香烟，放在两块墓碑前，又掏出几个苹果，分放两堆。他站起来说：“爸爸、李伯伯，我不能多陪你们了，忙啊！事故，红岗矿又出事故了。我最恨事故！事故夺走了你们的生命，也毁了好多幸福的家庭……我现在在集团公司抓安全生产，我一定能把最容易出事故的煤矿治理成最安全的企业，顺便再把环保抓上去。你们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他认认真真地鞠了三个躬，离开了父辈的安息所，朝陵园门口走去。

在距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他再次停下了，这是一块比较新的墓碑，墓碑上不但写着逝者的名字，还镶了一帧小小的彩照，照片中的女子长着一张秀丽的鹅蛋脸，明亮的眼睛满含柔情，嘴角挂着甜美的微笑。

那是宋黎明最熟悉的笑容，也是这五年来，他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的笑容。

“爱莲。”他蠕动着嘴唇，吃力地唤出这个许久不曾唤过的名字，“我又来看你了。”

一身名牌西服的古振东仰靠在老板椅上打电话，两只脚架在实木豪华办公桌上，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

“哈哈……您是领导，我得听您的嘛……是，是，是，咱们民营煤矿也得正规、正规……赵头儿，不瞒您说，我已经瞄上了一个人，国字号的，别看他才是个科长，红岗煤矿的生产、安全实际上全指着他一个人……啊，那是一定，强迫他干吗呀？我得让他自愿到我这儿来！有这位爷往咱们矿一坐，就是中央检查下来咱都不怕了！哈哈……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他放下电话，对外屋喊了一声，“进来吧！”

刚才在医院病房门外站岗的两名男子进了屋。

古振东打量着他们。

“那个人的事你们打听得怎么样了？”

两人都是一脸兴奋，其中年轻点儿的一个按捺不住，抢着说：“老板，有戏。”

“哦？”

“本来吧，我们觉得这小子挺难弄的，穷还死倔。请他吃饭，不吃；请他泡澡，不去。矿上的人都知道，矿长跟他不对付，老给他小鞋穿，可这小子撅着屁股还干得欢！”

古振东一瞪眼：“你们懂什么？这才叫忠诚、仗义！跟人家学着点。说，还有什么情况？”

“后来听说，昨天夜里他们矿上出事了，冒顶！”

古振东大惊：“出事了！死多少人？”

“没出人命，人家那抢救阵势……真是，壮观！”

古振东走到窗口，朝红岗矿的方向望去，“还是不得不说人家国字号大矿，出了这么大的事故不死人！咱们……唉，咱们学不了啊……”

“这事故若按照他之前提出来的建议，本来可以避免的，但他们那个黄矿长……”

“那人我知道，不是好鸟。这些事就别说了，你刚才说有戏，怎么个有戏？”

“嗨，老板，你不知道，那姓王的有个老爹，心脏病，好几年了。他为了给他爹治病，借了不少钱。”

古振东的眼睛亮了。

“昨晚他爹病又犯了，给送进医院，好不容易抢救下来，医生说了，除非花三十万做手术去根，否则没别的办法。他哪有那么多钱啊，守着老爹一夜没睡，头发都快愁白了。”

古振东哈哈大笑，“好！这真是天助我也，缺钱……哈哈，缺钱就好办！你们俩，下一步这么办……”

“是！老板！”

宋黎明把车停在路边，跳下车，朝自己刚才来的方向眺望着。远处出现了飞扬起来的尘土，随即各种车辆移动的影子随路面而起伏，颇有些机械化部队行军的壮观景象。宋黎明看了看手表，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车队驶近，宋黎明像一个统帅在检阅部队，看着各种抢险车辆从眼前驶过。

车子一辆辆地刹住，扬起的灰尘一时间遮住了人们的视线。随着车门的开关声，尘埃落定，一群工装肮脏破烂、油汗泥污结块的汉子齐集宋黎明面前。这些人当中有的头缠绷带，有的吊着胳膊，像一队残兵败将，但他们的神态中却透出一股豪气和骄傲。

“报告宋总，矿山公司抢险队胜利完成红岗煤矿抢险任务，全体队员无一伤亡！请指示。”领队的话音未落，人群中已经有人憋不住笑出了声。

宋黎明在队列前来回看了看，指着几个伤员说：“无一伤亡，啊？这几块料是怎么回事？”

“报告宋总，抢险队是在您的亲自指挥下完成任务的，我们按照您的一贯标准，擦破皮、流点血不算受伤！”

队员们哈哈大笑，宋黎明也笑了，拍着一个伤员没受伤的那一侧肩膀，动情地道：“大家都辛苦了！”

队员们似乎并不习惯这种温情的氛围，纷纷插科打诨。

“宋总，我这头还真只是擦破了一点儿皮，但包成木乃伊是大夫的主意……”

“我这胳膊也是！宋总，您知道，大夫就会吓唬人，不听他的他就说你的小命怎么怎么了……”

宋黎明伸出手，“来，我给你捏捏就知道伤得重不重了。”

队员吓得躲到同伴身后：“拉倒吧！您这一捏，非骨折不可！”